



詩

十八之三

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服部文庫
117
166
25



117
166
25

毛詩註

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

賞申伯焉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

申國名

○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褒

保毛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反

以厲王之亂

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

毛詩疏

卷之三一

毛詩

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
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
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
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為建立王國
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
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賜賚
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
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
爵有分稷契臯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
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
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天下復平能建
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其
褒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
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
是褒賞之實也○尹吉至國名○正義曰六月
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
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之卿上也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
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禁
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
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官而因氏焉故云
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
云戍申故知申為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
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
恆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
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
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
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

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

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嶽字亦作岳魚角反白虎通

云嶽者何摘功德也駿音峻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幹也云申申伯也甫甫

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

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

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

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且反又

且反扞戶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高

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天

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

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

其神祀故佑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

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為周之卿士楨幹之

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屏四

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靈王化是由神所

祐故有此賢智也○崧高至大功○正義曰崧者

山形竦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

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

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摘也

摘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摘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

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摘考諸侯功德而黜

陟之故謂之岳也傳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

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

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

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
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
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
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
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
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
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
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
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
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太宗伯注皆
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
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
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
州岳在雍州恆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
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章也釋山
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陳此
五岳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
有為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

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
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
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
衡恆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今司樂職
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
當為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
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
岳必取嵩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為雜問志有
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為西
岳不數嵩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周禮而以華為西
岳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
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控
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
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
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為
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恆山為北岳崧高為
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

為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為高
 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嶽降神祐助姜氏姜
 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
 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
 霍山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為東岳
 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
 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
 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恆常也萬
 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
 泰之為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
 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
 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
 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
 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
 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
 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
 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
 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

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
 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按書傳虞夏傳
 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者
 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
 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禘四岳國為侯伯
 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
 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謂四
 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
 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
 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
 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
 鬼地祇之禮總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
 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內
 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
 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
 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
 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
 岳之名伯夷所掌徧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

亦總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
 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
 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
 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
 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
 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
 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
 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
 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之中
 而爲其一爲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
 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
 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
 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
 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
 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太姜
 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
 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

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
 太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
 胄胤也禮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
 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申伯至言之○正義
 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
 指其人而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爲周之楨
 幹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
 捍禦之宜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
 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
 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
 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
 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
 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于四岳故連言
 之甫侯訓夏贖刑卽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
 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
 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
 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
 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

毛詩疏

卷之三十六

及左闕

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間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

南國也傳云疊疊勉也績繼于往于於式法也疊疊

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士佐

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

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

云然傳○疊亡匪反績祖管反韓詩作踐踐任也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

是南邦世執其功傳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傳

意一本

專

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

宅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

也傳○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傳疊疊至其功○正義

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反傳曰言疊疊然勉力於

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

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

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

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

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

於南方之邦國世恆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

○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

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

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疊

疊至云然○正義曰疊疊勉也績繼釋詁文以文勢

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下于為於以申伯之賢

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賢入為王之

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
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
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
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
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
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
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
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
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
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
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
伯亦得為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
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
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
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
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
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

補脫爾庸本亦作庸音容毛云城也
鄭云功也

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
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為事○**傳**之往至子孫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
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
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
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
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
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
者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按黍苗序云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
肅言**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
也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傳**徹治

也。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如字後放此。又王

命傳御遷其私人。傳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

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王命至私人。毛

合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

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

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

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

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也。王於是。又命傳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

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

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

為異餘同。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傲其城。

故以庸為城。庸勞。至章顯。正義曰。庸勞。釋詁

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

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

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為定耳。王

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

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

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

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徹治至賦

稅。正義曰。公劉之篋。以徹為稅名。此從傳為治者

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地官小司徒

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

事。是為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

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舊說

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謂牧二牧而

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說。云授民田。有不

治者也

家臣。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

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其知其意。然後

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

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御治至

家臣。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

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中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按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王

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傳乘馬四馬

也傳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

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傳乘繩證反注同復

扶又反傳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傳云圭長尺

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

九寸而下傳音介傳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傳近已也申伯

宣王之舅也傳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

記一作已下記同

也安也傳音近傳王遣至是保毛以為王於是發遣

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

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

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

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

遣之辭傳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

寶為異餘同傳王以至最善傳正義曰王者之封

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

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賜以四牡駟膺是王之私

恩也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

示已厚之意傳寶瑞傳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王瑞

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

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

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

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

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弟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申伯信邁，王餞于郟。○郟，地名。○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

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故于郟云。○餞，賤淺反。一音賤，字林于扇反。云送去食也。郟，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今為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

蟹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云還南者，非就王命于岐

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云糗，糧式，用遄，速也。王

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

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疆，居良反。峙，如字。本

音張。遄，市專反。委，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

於偽反。積，子賜反。○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

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郟，申伯

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

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

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其糧

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

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

毛詩疏 卷之三 十二 及古閣

申伯也俗本時作時者誤也。○**郿**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邁**行至郿云。○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還**南至于謝。○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管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稷**糧至之行。○正義曰稷糧式用釋言文邁速釋話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

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隣爭訟也。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其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時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申伯番番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云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閣

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番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

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子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

音寒徧音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不顯申

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云憲表

也言為文武之表式○申伯至是憲○毛以為此言

武之貌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

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

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

相慶曰今有夫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卦而為民

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

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則

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戎

為汝為異餘同○番番至喜樂○正義曰以番番

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為勇武貌箋云

威武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為天下大臣出封下國美

國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

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

番然總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

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

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

云入國不馳曲禮文○徧至之言○正義曰周逆

是徧之義故為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

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為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

於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不顯至有

武○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為表式

周

文武之人為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申伯之德柔

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

文武之人為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申伯之德柔

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

文武之人為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其送也

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云揉順也。四國猶言

四方也。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

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

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

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

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風福風反。注同。玉如

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

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歸謝事終。總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

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

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

善

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作此詩。增

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

復自疆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揉

順。正義曰。易稱揉木為末。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

揉之使善。是為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

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吉甫至贈增。正義

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

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

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

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碩大至

為樂。正義曰。碩大釋詁。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

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疆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

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

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

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

仲反
補脫 丞民之丞及眾也中興張

也詩

崧高八章章八句

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丞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任官，職事脩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適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

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則法彜常懿美也

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

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

人。○彜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下謂及眾民

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

生下一右此字

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格注同

印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眾民使之心性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為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興之。○**印**眾至懿美。○正義曰眾則法彝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為事。○**印**秉執至之人。○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

義

其

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奸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已情為怒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為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性情其稟於天不差不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為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

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傳**監視至聰明○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

者證天從民意也按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典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爲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仲山甫之德柔**有賢臣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傳**云嘉美令善也善威

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

子是若明命使賦**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傳**云故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

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

教使羣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賣反本**傳**仲山甫又作懈下文匪解同**傳**至使賦

○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為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此，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與周室。○**傳**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傳**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恆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解於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為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傳**戎大也。**傳**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

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傳**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傳**喉舌冢宰也。

傳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

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

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

發應。**傳**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傳**王命至爰發。○毛

傳音同，喉音候，應對之應。**傳**以為王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

施令

法

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
 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
 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為
 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
 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為異餘同○
 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
 愜故易以為汝汝施汝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
 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唯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
 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
 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
 心始行在力命盡心力使為至忠也○
 ○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
 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
 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
 命者異○
 ○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
 為王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
 自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
 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

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
 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
 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
 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
 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傳將行也傳云肅肅敬

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
 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方九反王同云不也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傳云夙早夜

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音暮肅肅至一人○正義

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
 奉行之畿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

毛詩疏 卷之三 二十 及古閣

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人亦有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宜王也

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

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音汝

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矜古頌反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

頌人之恆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傷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

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

嗽

義

義

彊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取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人亦有言德翰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圖之儀宜也云翰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

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

甫自我也翰餘久反又音由鮮息淺反我儀毛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隱也云愛惜也仲山

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

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衮冕

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關輒能補之者仲山甫

也○哀古本人亦至補之○毛以為人亦有俗諺

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

志寡能舉行之考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

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

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

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

益之以此固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為匹愛為

惜為異餘同○翰輕至自我○正義曰翰輕釋言

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補仁之為器也重其

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

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

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

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

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

為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

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愛隱○正

義曰釋言文○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恡惜

之言故為惜也惜其無助則為歎傷之深故易傳也

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為太甚故云

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有衮至補過○正義

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以衣

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

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觀禮謂衮冕為禪冕

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統事天乃服以示質耳

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為上也善補過者易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

捷言樂事也云祖者將行犯軼之祭也懷私為每

懷仲山甫犯軼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征夫捷捷

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

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軼步葛反道祭也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

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

姑而遷於臨菑也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

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同通本亦作偁彼側反

將

隘於解反菑側仲山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

其反臨菑地名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

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正陳

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

所從眾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

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

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

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

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

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言述至

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

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

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

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勤樂

於事也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

徑 勤

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

云懷私為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

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軼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

於事也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

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勤樂

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

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箋破和為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菑，○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傳**：彭彭至其盛。○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杜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皆

長一作之

歸。**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騤，求龜反。喈，音喈。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傳**：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

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

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疏**：四牡至其心

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

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

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

車馬，疾其往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

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性情，如清微之風，化

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

比

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
○騶騶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
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遄歸者言
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外故云式遄其
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清微至萬物○正義
曰解詩而此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此
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
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穆和至其心○正義
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
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
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
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
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

所一作祈

在

一本重在字

其

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

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韓奕六章章十二翼騷素刀反動也祚祖路反

韓奕六章章十二翼騷素刀反動也祚祖路反

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言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

○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高最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

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知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吟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馮翊右扶風左扶風猶外郡之名太守也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扶風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計此止須言馮翊耳

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贄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與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

毛詩疏

卷之四

及右闕

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出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氏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遼庶交爭也。武王也。文王子孫當繼之，而與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奕奕大也。

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王親命之，續我祖考。
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

及古開

失

正下有平字

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夫法度
 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古且反辟音璧君也奕奕至戎辟。毛以為此奕
 為于偽反楨音貞。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旁之野
 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
 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
 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
 舊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
 之其枉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
 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
 以此為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
 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略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戎
 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
 汝君為異餘同。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
 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

伯

云甸治大禹之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
 治山旁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
 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
 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
 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其伯故知
 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
 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亂比治水也。梁山至諸侯。正義曰以其言甸
 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
 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
 時洪水非獨梁山之旁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
 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
 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
 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
 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
 俱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
 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
 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

三詩

卷之四

及古閣

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丘甸之。如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傳**大虔固共執。○正義曰：皆釋詁文。○**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正義曰：**傳**庭直，釋詁文也。○**傳**脩長，張大覲見也。○**傳**云：諸侯秋見天子，入覲于王。○**傳**脩長，張大覲見也。○**傳**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

一本此上有以字覲下有王字

珍下皆同

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真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璆，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也。玕，珠也。王錫韓侯，淑旂綏章，釐弗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幘，儻草金厄。○**傳**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蠲也。○**傳**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

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簞，弗漆，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倥草，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綬本亦

作綬，毛如誰反。鄭音雖，簞徒點反。弗音弗，錯七各反。雜也。沈采，故反。鳥音昔，鏤音漏，錫音羊，鞞音郭，反皮去毛，口鞞，鞞音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軼，胡肱反。又弦三同。幘，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篋，同。倥音條，倥草謂轡也。厄於草反。蠲音蜀，爾雅作蠲，蠲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畫，字為于偽反。朝直遙反。藩，方袁反。本作蕃，同。樊，步丹反。○四牡至金厄。○毛以為上搯於草反。一本作厄，同。

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觀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觀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觀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

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綬，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簞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是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鈎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縷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草鞞於軾中。虎皮淺毛，幘覆其軾，倥皮為轡首之草。此草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觀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觀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綬章為車上所引之綬，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搯之，以此為異。餘同。○王脩長至觀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為脩。故脩為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疆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觀，是觀為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觀於王，謂正行觀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觀，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觀，非正觀時也。執圭入觀，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

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諸侯至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駮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

偏

事

既

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即以朝儀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為眾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按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畧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

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
 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
 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
 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惟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觀乃受
 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之
 也○**傳**淑善至鳥蠲。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為
 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
 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
 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
 於幢上所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
 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
 草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鞞草也獸皮治去其毛
 曰草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
 憑者也鞞為鞞中蓋相傳為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
 之皮施於鞞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鞞
 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鞞鹿鞞春官中車
 言大鞞豸鞞皆以有毛之皮為鞞此云淺鞞則以淺
 毛之皮為鞞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

淺毛者月令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為
 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鞞與天官鞞人之字異其義
 亦同彼鞞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鞞為覆蓋之名
 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幣前授綏
 而云拖諸幣明在鞞上故知覆鞞也禮注謂之覆鞞
 鞞即鞞傍之立木此鞞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
 厄鳥蠲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
 蠲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
 然也○**傳**王為至搯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
 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
 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
 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
 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
 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
 也弗者車之蔽簾者席之名言簾弗正是用席為蔽
 而知漆簾以為車蔽者以中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
 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
 既以漆為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為之此

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莢，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鈎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鈎，與巾車金路鈎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鈎婁領之鈎，樊讀如盤帶之盤，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鈎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鬪飾之。按釋言云：麓，鬪也。郭璞云：麓音狸，舍人曰：麓謂毛也。鬪，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鬪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草，故知轡草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往往者，言其非一。

犯

二處也。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傳屠

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傳云：祖將去而祀，較也。既

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

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

送之，故有酒。傳屠音徒，父音甫。其殺維何，魚鼈鮮魚。

其殺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傳殺，菜殺

也。筍，竹也。蒲，蒲蕻也。傳云：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

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

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

增

所駕之馬曰乘馬。

殺戶交反。本亦作肴。同。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減反。菽音速。

筍字或作筍。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菽音弱。膾古外反。籩豆有且。侯氏燕。

胥 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且子餘反。又

七救反。胥思徐。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

反。又思呂反。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

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

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

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

於此餞飲之時。其殺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魚之

鼈與可。贈鮮魚也。其菽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

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

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

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特所慮。脯醢之籩豆有且

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

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屠地至德者。正

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

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

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

也。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

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

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

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

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

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

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

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

酒解其酒多之意也。菽菜至蒲蕒。正義曰。菽

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菽謂之菽。故云菽菜。殺對肉

殺。故云菜殺。謂為菹也。若平常菽亦兼肉。故周易鼎

封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菽為八珍所用。是也。天

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蕒。是菹。有筍。有蒲也。言

增

筍竹蒲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魚鼈至
 曰乘馬。正義曰按字書魚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
 通俗文曰燂煑曰魚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
 魚鼈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煑之
 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
 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
 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
 深蒲謂蒲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
 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
 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驚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
 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蕻大如七柄正白生嫩
 之其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蕻之
 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殺之下
 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
 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
 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
 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

作

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
 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
 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
 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散其
 菽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
 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且多
 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
 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
 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
 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行者以多為榮故言有
 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
 士也。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

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
 作娶下注同汾符

云反。蹶居衛反。龜直例反。梨音離。又力。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傳里邑也。

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

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諸婦從之。祁祁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傳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

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婦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

也。傳云。媵者必婦姪從之。獨言婦者。舉其貴者。爛爛

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傳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直

後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傳韓侯至盈

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

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

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

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

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

門。諸婦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

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

作者先言受命。乃文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

水之王。為異餘同。傳汾大至卿士。正義曰。釋詁

云。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為大也。王肅云。大

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

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

是為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傳汾王至尊貴。

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

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

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
 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
 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
 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
 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
 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
 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
 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
 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
 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
 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傳祁祁至
 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
 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從姪者何兄之子婦者
 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事也眾妾之名有姪有媵媵又自有姪婦其名
 不盡為婦而言諸婦眾妾者箋云獨言婦者舉其貴
 以眾妾之中婦為最貴故舉婦以言眾妾明諸言可

以兼姪婦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
 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
 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
 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傳姑蹶

父姓也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

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國

最樂○為韓于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

信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

反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

相視至最樂○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

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
 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
 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

甫

令

北

毛詩

卷之四

漢書

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鱣甫甫，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嘯嘯，然眾也。貓，以虎淺毛者也。云甚樂矣。韓之

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訐訐，况音房。鱣音序。鹿音憂。嘯，愚甫反。本亦作麋。同。熊音雄。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麋。猶。麋音仕版反。**慶既令居，韓媾燕譽。**云慶善也。蹶

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媾媾焉而居之。韓媾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命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於遍反。又於顯

反安也。譽，協句音餘。**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眾也。云溥大

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完音桓。**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

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云韓侯先祖

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

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毛詩

卷之四

漢書

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
 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
 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
 其後追也貊也為獾狃所逼稍稍東遷○追如字又
 都回反貊武
 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
 呈反獫狁本亦作獫音險允如字本亦作狃
壑實畝實籍傳實壙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六
 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
 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
 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

稅使如故常

○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
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

獻其

貊皮赤豹黃羆

傳貊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

總領之

○貊本亦作貊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
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歸

溥彼至黃羆○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
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

平安之時天下眾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
 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一州侯伯既治
 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
 為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
 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
 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為侯伯之事而盡與之
 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為侯伯以時節百
 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
 深是壑正是田畝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
 百蠻追貊獻其貊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

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溥大至築完。○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眾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韓侯至奄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主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總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是也。畢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下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猶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為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貊貊即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百蠻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非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謂

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
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
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
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
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
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
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
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為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
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
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
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
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
正其口并州言受王畿其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
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其國時百蠻是侯
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為天子孫能與復先祖之
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為獵狁所逼
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
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

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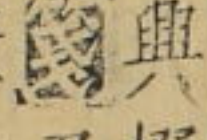
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
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
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
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狁之最疆故
知為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實墉至
其墉○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墉即城下之
溝釋言云墉墉也舍人曰墉城池也墉溝也李巡曰
墉城池墉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墉注亦云墉墉也
○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
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
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
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
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
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寔非韓之城墉自然是
所部諸國之城墉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
侯既復舊職而與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
所檢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
脩墉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

為之不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常白為之
 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
 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魏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魏白狐其子穀郭璞
 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魏似虎或曰似熊
 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
 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
 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魏
 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魏言皮則豹羆亦獻
 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
 夷自以所有而獻之
 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云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江漢二水名。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
 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
 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
 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七實平定淮夷耳
 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
 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
 之事。○召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
 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
 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浮浮衆彊

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云匪

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
 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

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

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吐乃反浦音普夷行下孟

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干偽反既出我車既設我

下主為同竟音境本亦作境同既出我車既設我

隼曰旃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戎車建旃又不自

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

來○鋪音吳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

合流眾疆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

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

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

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

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

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旃以往對陣

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

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

克勝也○浮音至夷行○正義曰浮音實江漢之

貌而言眾疆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眾而疆大也

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為武貌則

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故侯苞云眾至

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

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

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

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

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丁會諸侯于

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江

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嶧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

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

之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
 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
 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
 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
 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
 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帥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
 江自廬江亦東其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非行
 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
 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
 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
 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
 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鋪病。正義曰釋詁
 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
 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
 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

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旗
 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
 則納之於發故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
 將戰乃建之也

于王 洗洗武貌 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

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湯書羊反洗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

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鄭注玉藻云以車

馬給**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云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

其志也。爭爭。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

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

將帥之夫洗洗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

三寺

卷之四

及古

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

○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傳 召虎召穆公也。**變** 云：滸，水涯也。式

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

○許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疚，音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兵，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變 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符問 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反。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涯，王親命召虎。

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澣水至此言者。正義曰澣水涯釋水文疾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疾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為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

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因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子司馬子曰蓋以蹀之為已感矣何休云蹀迫也巴甚也感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感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諫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為蹀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疾棘為次耳。○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

毛詩疏

卷之四

漢古

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王命召虎來旬來

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衍也非衍也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傳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

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

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

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

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

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且反又音寒無

徧音徧下同奭音釋爲于僞反下爲虎爲其同

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祖傳似嗣肇

謀敏疾戎大公事也傳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

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

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

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肇音兆韓詩云長也

至爾社○毛以爲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

命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

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

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

楨榦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

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

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公之功是嗣

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爲營宣爲

徧戎爲汝爲異餘同○傳旬徧至康公○正義曰旬

徧釋言文彼旬作狗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宣不

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

毛詩疏

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既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而已。○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柜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柜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柜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柜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柜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柜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釋器云自中尊故曰自器也按春官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柜鬯一亩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自賜時未祭故自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

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柜鬯也文人謂先祗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柜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柜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柜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柜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諸侯至土田。正義曰禮名山太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按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

三十一
二十五
之五

辭

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遂考成矢施也

云對答休美作為也

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

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休許虯反聞音問施虎拜至四國

○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毛以為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王命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

○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

○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

○對答至下是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詁文作為釋言文以王命召虎則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

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論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
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
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之流兮
揚揚其光
王命之辭兮
對成王命
舊事已成
辭因而思
之謂如其
召康公所
言天子萬
壽以下是
也定本集
注皆云對
成王命之
辭

